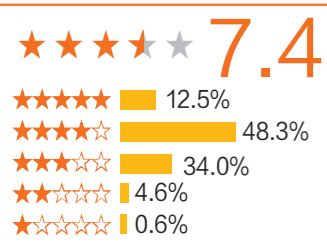




鉴定对象:《兰心大剧院》
上映时间:10月15日

还是那个姜焯

文/李丽



《兰心大剧院》的故事,对于讲求逻辑的观众来说其实是缺乏说服力的。但若因此错过姜焯这部新片的艺术魅力,却又委实可惜。

故事发生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周,各方势力已经预感到日军将有重大动作,于是想方设法挖掘情报。但所有人倚托的竟然是一个与日军情报官已逝妻子容貌相似的女间谍,而女间谍的手段则是对该情报官进行药物兼人工催眠。简单总结,整个行动的基础是两点:一是日军情报官的“爱屋及乌”,二是让人无法抗拒的“吐真剂”。可惜,无论在

哪个时代,都很难保证这两点能百分百奏效。

但对懂得欣赏“姜焯式氛围”的观众来说,在整个观影过程中,自然光、手持跟拍、长时间面部特写等手段让人沉浸于影片的时空里,即使影片中的时空转换也是刻意“错乱”和真假难辨的。事实上,姜焯在《兰心大剧院》中有意打乱了人们习惯的时间感和空间感,这跟他在《推拿》《浮城谜事》甚至《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做法并不相同。在过去人们的印象里,姜焯虽然风格突出,但却不是在技巧上刻意“花哨”的人。

那么《兰心大剧院》是刻意

炫技之作吗?我认为也不是。诚然,或许连姜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会通过这部作品收获更强烈的身为“造梦人”的乐趣,而这种乐趣并不是通过让观众“看不懂”来完成的。例如,片中对舞台与现实界限的打破,实际上跟整个情报事件如迷雾般的性质是一脉相承的,也跟女主人公而在复杂局势中的多重身份相呼应。她既是职业意义上的演员,同时也是现实世界中跟各方演戏。

这便显出了赵又廷扮演的

谭呐的珍贵。很多人不理解也不喜欢这个角色,觉得他既无益于谍战戏的推进,也没有给予于姜焯不渝的感情依靠。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并非一个合格的爱情谍战戏男主角。但在在我看来,这个看似“废线”的人物却极其珍贵,因为他是在姜焯在这团迷雾中唯一可以用来校准自己内心方向的标记物。谭呐是否足够爱于姜并不重要,甚至连于姜是否真的爱他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身不由己的命运

漩涡里必须认定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就是她要跟他一起逃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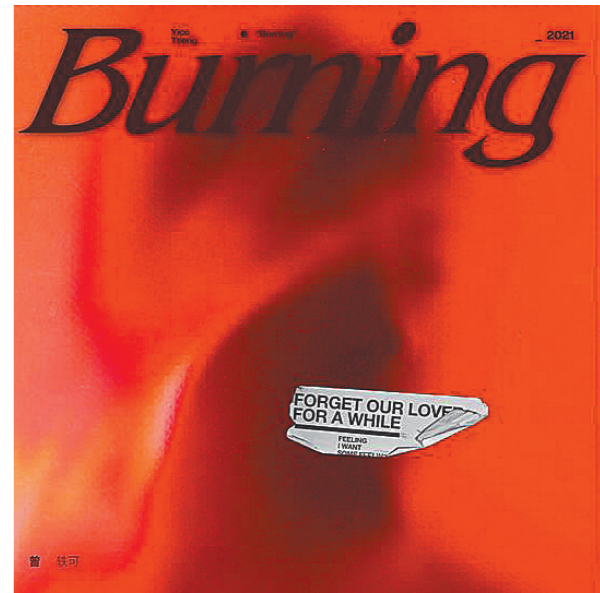
从这个角度来看,于姜最后隐藏情报真相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摆脱个人宿命,还是为了某个更宏大的历史使命,也已经不重要。《兰心大剧院》归根结底还是一部更关注个人命运和选择的作品。因此,姜焯还是那个姜焯。若有心人都能透过这个人都在“演戏”的故事看到人物的真心,那么姜焯就取得了成功。



鉴定对象:曾轶可《Burning》
发行时间:10月15日

文/胡广欣

有些感情可以反复咀嚼



在《Burning》里,曾轶可再次展示她对情绪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她实在太懂如何捕捉情绪中的微尘,并通过音乐将其放大。

整张专辑从激烈碰撞到趋于和解,情绪的流动颇为流畅。专辑同名主打歌《Burning》放在第一首,“你在机车后座环绕着我,夏夜的风吹拂过你我”的歌词非常有画面感,开篇就编织出一段浪漫的爱情;《木棉》以“今晚月色真美”为开端,副歌部分却是“不能离开你,为何却会说过不要你”……一整张专辑都在“我会奋不顾身地爱你”和“我失去了你”之间来回拉扯,而最后一首《Dancer In The Dark》重新确认了爱的价值——“无人知晓也要,无人聆听也要,无人赞美也要,在黑暗中舞蹈”。这的确是一张非常emo(情绪化)的专辑,但emo并非一个贬义词——有人需要用《说散就散》之类大开大合的芭乐情歌来发泄情绪,也有人需要在《Burning》这种私密暧昧的音乐中反复咀嚼复杂的感情。

近几年,曾轶可的作品开始不再那么倚重歌词,转而依靠靠曲营造的氛围来传达自己,这在音乐性上无疑是一种进步。《Burning》的首首歌囊括了电子、摇滚、梦幻流行等不同风格,每首歌都能给听众带来一点新鲜的听感;《木棉》层层叠叠的提琴音轨、《Dancer in the dark》冰冷的电子音效……而整体上,《Burning》的声线进一步弱化,增强音乐的氛围感,对于并非以唱功见长的曾轶可而言,也是扬长避短。



鉴定对象:《一年之痒》
上映时间:12月31日

从“横漂”到“北漂”

文/李丽

由黎志执导,毛晓彤、杨功主演的电影《一年之痒》10月18日发布“再相遇”海报和第二批主演。孙千、张海宇继竞演节目中合作《我是路人甲》后再度搭档,诠释现代都市中“速食情侣”的浪漫欢乐日常。影片已定档12月31日,与天下有情人相约跨年。

从海报和影片信息来看,在电影《一年之痒》中,孙千和张海宇饰演的角色与此前官宦的毛晓彤、杨功一样,也是一对“北漂”情侣。但区别于毛晓彤和杨

功的蓝灰色系海报,孙千和张海宇这对情侣显然“画风”更加活泼。

这是孙千和张海宇第二次搭档演情侣。上一次在竞演节目中搭档演绎“横漂”情侣,两人从冲突到无奈再到最后抱头痛哭的细腻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引得不少观众落泪。而这一次,从“横漂”到“北漂”,孙千和张海宇依然是奋斗在大都市的小人物,但却从“苦命鸳鸯”变为“欢喜冤家”,从“路人甲”变为“神助攻”。

电影《一年之痒》由曾执

导《北京女子图鉴》《机智的上半场》等影视剧的黎志担任导演,讲述独自在异乡打拼的酒店经理陆鹿珊(毛晓彤饰)和创业中的江宇(杨功饰)因为一场推介活动而相识相恋的故事。两人惺惺相惜,感情在跨年夜的烟火里迅速升温。同不少情侣一样,他们从如胶似漆到隔阂渐生,才短短一年,已难逃一“痒”。孙千和张海宇则分别饰演女方闺蜜崔喜与男方哥们老白,在欢乐助攻过程中,意外“看对眼”,成就一段姻缘。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城

文/陈平原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古城”概念很不确定,可大可小,伸缩性很强。比如国务院1982年、1986年和1994年先后公布了三批共9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日后陆续增补,截至2020年12月,记录在案的已是135座。潮州属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同批次的有天津、上海、重庆以及汉中、丽江、平遥等。我心目中的“古城”,不应该包括今天人口千万的特大城市,仅限历史文化遗产众多的原地级市或县级市。

城市主要不是给人看的,而是给人住的

曾经不怎么被看好,甚至因略显破旧而遭蔑视的“古都”、“古城”、“古镇”与“古村落”,如今世风流转,成了各级政府及民众眼中的香馍馍。为什么?除了旅游业的倒逼,还因国人日渐提升的文化自信——欣赏历史与现实对话,故希望传统活在今天。

记得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谈论潮州古城,是2008年3月10日在潮州市党政机关会堂演讲,题为《读书的“风景”》。我说旅游业发展,初期看热闹,中期看仿造,后期看门道。“热闹”大都靠天然,比如张家界或九寨沟,那是老天爷赏饭吃;“仿造”靠投资,比如深圳东部华侨城,寄希望于二三十年后的大潮汕。二是《远去乡土与纸上的声音——潮汕民谣的学习与传播》(2020),从陈玛原谱曲、唐洁洁或黄莹演唱的《月光月疏朵》,说到来自广东汕尾市海丰的五条人乐队如何风靡全国,以及收入专辑《县城记》中的《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怎样用潮汕演唱。

接下来我提及如何协调政府和专家、专家和民间、“游客需求”与“市民趣味”之间的矛盾。第一,不是为了招商引资而整治环境,更不是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提升当地民众的生活品质,方才是最终目的;第二,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给人看的,而是给人住的,不能喧宾夺主,切忌让游客趣味左右城市风貌;第三,旅游城市有靠自然生态,也有靠历史文化,轻重缓急之间,需准确自我定位;第四,切忌拆掉破旧的真古董,建设华丽的假古董——那样的话,一时好看,贻害千秋。

潮州演讲三年后,也就是2011年,我应邀撰文讨论如何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有这么一段:“三年前,号称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的广济桥(湘子桥)修复完工,我在‘十八梭船廿四洲’前,偶遇某退休领导,出于礼貌,也出于真心,我说了一句:潮州古城能保护

成这个样子,不容易。没想到那老领导竟热泪盈眶,开始诉说起当初如何如何受委屈。他的话我信。今日中国,‘旧城改造’之所以能顺利推进,有政府官员的政绩考量,有资本的逐利需求,还有百姓迅速提升生活水准的强烈愿望。当领导的,建设新城容易,守护古城很难。”

最近几年,我常回家乡,为韩山师范学院做专题演讲,其中有两讲涉及古城潮州,值得在这里引述。一是《六看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2016),其中提及“小城故事多”(借用邓丽君的歌以及自家欧洲旅游经验),随着经济转型以及世世代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潮菜的清淡、精致以及潮人的“慢生活”值得欣赏。协调好经济发展、文教昌明、旧城改造与旅游开发,寄希望于二三十年后的大潮汕。二是《远去的乡土与纸上的声音——潮汕民谣的学习与传播》(2020),从陈玛原谱曲、唐洁洁或黄莹演唱的《月光月疏朵》,说到来自广东汕尾市海丰的五条人乐队如何风靡全国,以及收入专辑《县城记》中的《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怎样用潮汕演唱。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潮州更值得欣赏

回过头来,再谈关于古城的定义,有人注重历史溯源,有人强调建筑形式,有人赞赏人文精神,而我则希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云南丽江、四川阆中、安徽歙县、山西平遥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单就古城保护以及建筑完整而言,潮州确实不及这“四大古城”。可我一直称潮州为“活着的古城”,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没有蜕变成纯粹的旅游景区,古城仍以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为主体。随着国力强盛以及文化素养的提升,其外出观赏的重点,会逐渐从旅游景点转移到建筑遗存,再到百姓日常以及自家体验。

想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的游览兴趣:从深圳缩微景观、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起步,经由新马泰七日游、欧洲十日,如今扩展到非洲、南美等旅游线路,更重要的是,出现了

目标明确、兼及学习与体验的希腊文化研习营、法国葡萄酒之旅等。反观国内,专题游览也越来越越时兴,除了政府提倡的红色之旅,还有民间自发组织的唐诗之旅、美食之旅、沙漠探险等。单就景观奇妙而言,潮州不及张家界,也不如丽江;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潮州更值得欣赏。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尤其是文青)特别推崇乌镇与阿那亚。嘉兴市的乌镇本就是著名的江南水乡,乃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古今多少文化名人,再加上乌镇戏剧节、世界互联网大会等,不火那才怪呢。让人看不懂的是泰康集团的阿那亚,那原本是个失败的房地产项目,经由一系列转型升级,如今因剧场、影院、书店、酒吧、网红景观以及社区管理等,竟成了无数小资及文青交口相传的神奇的“诗与远方”。

2019年6月19日,我为北京的“青联团”导览潮州,除了在仰山楼做专题讲座,还默默观察团员的反应,用以跟自己的感受做相对照。更因那次十日游,兼及潮州与泉州,让我得以对比这两座古城的文化性格与旅游前景。

这30位自费来潮考察的资深文青、旅游及美食达人,口味相挑剔。私下聊天,得到这样的回答:潮州四天嫌长,泉州五天太短。泉州经济体量本来比潮州大很多(2020年常住人口878万,GDP过万亿元),加上近年为冲刺世界遗产,政府与民间同心协力,文化及旅游水平大有提升。记得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第一时间给潮州市某领导推送《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为什么是泉州?》,并附上一则短信:“前一阵子,我给朋友写了两幅字,涉及家乡潮州:‘古称海滨邹鲁,泉州漳州潮州。’另一幅是:‘人道古城西湖,杭州扬州潮州。’都是有感而发。几年前在潮汕演讲,提及潮州喜欢标榜‘海滨邹鲁’,其实这个说法,先泉州、漳州,而后才是潮州。改革开放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闽南的厦泉漳,都比潮汕三市好,而且好的不只是一点点,眼



潮州广济桥

看距离越拉越大,看得人心焦。”

读“青联团”的文章,发现他们欣赏潮州美食的角度很特别,比如专门表扬我带他们去吃牛肉粿条的“百年老店”,不仅因价廉物美,更赞叹其人间烟火味:“这样一家店,没有行家带领估计很容易走过路过,因为它看上去实在过于简朴,30个人坐不下,大家排队轮流吃。我想起陈老师讲潮州中说的,在大城市生活,到潮州会一下子不适应,街道窄,铺子小,但这是一座活着的小城,是宋代遗存,城里更有10万原住民。这和旅游景点不一样,它没有变成博物馆城,居民是原来的居民,这里是原来的大妈,他们还在这里生活,他们有他们的需求。”看来他们接受我的观点:古城发展需顾及当地民众的利益,不应成为纯粹的观光景点。

潮州的强项在美食,短板在夜生活

我认真比较了“青联团”成员撰写的潮州与泉州两个城市的游记,兼及自己平日的观察与思考,替作为旅游城市的潮州打分:美食A+,城市景观A,交通住宿A-,文娱生活B+。也就是住A-,文娱生活B+。那就是说,差距最大在夜生活——潮州给青联团成员印象较深的只有“凤城之光”灯光秀,而泉州则是头天晚上古厝茶坊茶叙,讲泉州历史;第二天晚上观提线木偶剧;第三天晚上听南音,欣赏梨园戏;第四天听高甲戏、打城戏。

这就说到如何补上潮州旅游的短板。美食依旧是潮州的长项,至于城市景观,除了湘子桥、牌坊街等,今年五月潮州镇海楼(旧府衙)复建工程启动;交通住宿方面,好酒店不足原本是个大问题,好在民宿的数量及质量正迅速提升,五星级酒店也即将开业;问题最大的还是文娱生活:对于游客来说,住上三五天,若没有好的夜生活,会很失望的。因

为,对于他们来说,陶瓷、刺绣、木雕等只是购物或观赏,缺乏参与感。我的建议是,以潮州音乐为贯穿线索,兼及潮剧、大锣鼓与工艺美术,加上各种阅读、潮玩、服饰、小吃、微电影、博物馆、灯光秀等,设计若干到潮州非看不可的“潮”文化集聚。

著名音乐学家、非遗保护专家田青多次跟我说:你们潮州音乐非常了不起,可惜没宣传好。我在北京、台北、深圳等地办书法展,最受关注的是那幅《乐声》:“弦诗雅韵又重调,落雁寒鸦久不闻,犹记巷头集乡幼,乐声如水漫山村。”询问家乡父老,这种生活方式今天依然存。

一座城市的真正魅力,在于“小巷深处,平常人家”。这一点,潮州表现尤其突出。打个比喻,古城潮州犹如山水长卷,你必须静下心来,慢慢打开,仔细品味,才能体会那些可居、可卧、可游、可赏的妙处。潮州不以风景旖旎或建筑雄伟著称,不是一眼看过去就让你震撼或陶醉。小城的魅力,在于其平静、幽静、精致的生活方式。若你有空在潮州住上几天,见识过工夫茶,投宿过小巷客栈,品味过牛肉丸,鉴赏过古牌匾,领略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你就能明白这座小城的特殊韵味。潮州着重传播的,不应是具体的非遗产品或美食,而是古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若此说成立,则潮州不仅对潮州人有意义,对游客有魅力,对人类社会也有贡献。

有感于此,建议设立“古城文化论坛”,或独立主办,或轮流坐庄,广邀世界各地对此话题感兴趣的官员、学者、文化人、企业家,持续且深入地探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城”。我相信,随着交通便捷、网络普及、文化积累,加上自身服务水平提升,古城潮州有可能迎来一个高光时刻。

(本文为作者在10月22日“潮州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摘要)